



东亚太平洋语言的基本词及 与印欧语的对应

吴安其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东亚太平洋语言的基本词及 与印欧语的对应

吴安其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太平洋语言的基本词及与印欧语的对应/吴安其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1955-9

I. ①东… II. ①吴… III. ①历史比较语言学—东亚、
太平洋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659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亚太平洋语言的基本词
及与印欧语的对应

吴安其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955-9

2016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4

定价: 85.00 元

目 录

前言	1
壹 东亚人和东亚的语言	4
一 早期东亚的文化及其语言	4
1. 早期东亚的文明	4
2. 末次冰期结束后的东亚	6
3. 社会形态和语言的传播	7
二 东亚语言词源分布的特点	9
1. 东亚语言的词源关系举例	9
2. 欧亚语言的交流	15
三 语言的演变	18
1. 语音的演变	18
2. 语义的演变	23
3. 形态的历史和形态的附加成分	26
4. 系统的变化	27
四 东亚语言的底层和语源关系	28
1. 东亚语言不同来历的底层	29
2. 早期语言特征的分布	31
贰 东亚语言的渊源关系	36
一 阿尔泰语的历史	36
1. 阿尔泰语的历史背景及其源头	36
2. 关于阿尔泰语的语音	39
3. 阿尔泰语和欧洲语言的人称代词	42
4. 阿尔泰诸语与南岛诸语的词的对应	47

二 南岛语的历史	52
1. 南岛语群及其底层	53
2. 南岛语的语音和形态	55
3. 太平洋岛屿上的南岛语	55
三 汉藏语的历史	57
1. 汉藏语的特征及其历史演变	58
2. 藏缅语的分类和接触关系	63
3. 侗台语和苗瑶语	66
四 南亚语的历史	69
1. 南亚语语音特征及其历史演变	70
2. 汉藏语和南亚语的对应词	71
3. 南亚语的南岛语底层	73
4. 南亚语和阿尔泰语的关系	76
5. 尼科巴语的某些特点	78
五 东亚太平洋语言的语音和形态	79
1. 语音	79
2. 形态	82
叁 亚欧语言的历史关系	94
一 印欧语的历史面貌	94
1. 印欧语系的历史	94
2. 送气塞音和不送气的浊塞音	95
3. 圆唇辅音	97
4. 小舌音	98
5. 形态和句法等的历史	99
二 苏美尔语基本词的对应关系	101
1. 语音和语法	102
2. 人和人称的说法	105
3. 其他基本词的对应	107
三 汉语和印欧语的词源关系	126
1. 早期汉语的语音	127

2. 早期汉语和印欧语的词的对应	133
3. 西周以后的汉语和印欧语的词的对应	152
肆 词例	156
一 “太阳”“火”“热”和“神”	156
二 “月亮”“新月”和“满月”	166
三 “星星”和“晚上的眼睛”	176
四 “水”和“河”等	185
五 “火”“灰烬”“烟”和“炭”	199
六 “风”“吹”和“旋转”	209
七 “云”“雾”“天”和“水”	216
八 “土”“地”“尘”和“低的”	222
九 “石头”“山”和“沙子”	230
十 “山”“岩石”和“高的”	238
十一 “人”“男人”和“女人”	246
十二 “头”“脑”“脸”和“上”	262
十三 “眼睛”“脸”“额”和“看”	269
十四 “鼻子”和“脸”“鸟嘴”	277
十五 “嘴”“鸟嘴”和“吃”	285
十六 “耳朵”“脸颊”和“听”	295
十七 “舌头”“语言”和“说”	303
十八 “牙齿”“咬”和“吃”	311
十九 “喉咙”“脖子”和“声音”	319
二十 “手”“臂”和“手指”	325
二十一 “脚”“腿”“膝盖”和“走”	331
二十二 “骨头”和“肋骨”	339
二十三 “血”“汁液”和“红的”	346
二十四 “毛”“羽毛”“翅膀”和“草”	352
二十五 “皮”“皮革”“毛皮”和“剥皮”	362
二十六 “心”“肺”和“想”	371
二十七 “狗”和“小的”	378

二十八	“鸟”和“飞”	383
二十九	“鱼”“鳞”和“游”	389
三十	“鬼”和“神灵”	394
三十一	“神”和“太阳”“雷”“地”	399
三十二	“灵魂”“鬼神”“影子”和“呼吸”	405
三十三	“走”“跑”“去”和“脚”	409
三十四	“跑”“走”“跳”和“逃”	414
三十五	“跳”“跑”和“飞”	419
三十六	“飞”“跳”“鸟”和“蝴蝶”	425
三十七	“吃”“咬”“牙齿”和“嘴”	431
三十八	“喝”“吸”和“水”	437
三十九	“看见”“知道”和“眼睛”	441
四十	“听”“声音”和“耳朵”	447
四十一	“说”“话”“嘴”和“舌”	453
四十二	“点火”“烧”和“火”	459
四十三	“烧”“点火”“煮”和“火”	464
四十四	“熄灭”“死”和“压”	470
四十五	“死”“杀”“枯”和“去”	474
四十六	“黑”“暗”和“夜”	480
四十七	“我”“这”和“人”	485
四十八	“我们”“咱们”和“我俩”	496
四十九	“你”“你们”和“那”	502
五十	“什么”“谁”和“问”	508
主要参考文献		515
附录：东亚太平洋语言目录		519

前 言

亚、欧两地主要分布着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达罗毗荼、印欧、高加索、芬兰-乌戈尔和亚非等九个语系的语言。除了稍晚迁徙的，同一语系的语言通常连绵分布于一定的区域。从较大的范围看，人群的体质和他们使用的语言的差别通常有一致的关系，应是人群分隔和语言相对独立演变的结果。

19 世纪以来人们把“原始印欧语”设想为一个语言的喷泉，印欧系诸语皆来自该源头，后来其他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是这个思路。20 世纪 30 年代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科伊（Trubetzkoy）根据语言之间语词的借用情况认为：“所有印欧语言都由同一语言分化而来的设想便不能令人们信服了，因为印欧语的祖先可能原本不一样，只是通过长时间的互相接触与借用才有今天相似的面貌。”^① 语言或方言的转用历史上经常发生，每一语系从早期的一组方言开始，它的扩张一定伴随着语言或方言的转用。被放弃的语言或方言往往对被采用的语言或方言有所影响，把它的一些成分保存在所采用的语言或方言中。被放弃的语言（或方言）成为所采用的语言的底层语言（或底层方言），这一类保存下来的成分被称为底层成分（substratum）。

在一个地区，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传播，最常见的应是“交际语”的作用。如汉语从有文字记录的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开始，就有许多差别较大的方言和权威方言的存在。汉语的传播主要是在不同方言的底层之上的权威方言一再传播的结果。蒙古语族诸语的基本词有较大的差异，也有基本一致的说法，这显然是 13 世纪的蒙古语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基础上传播的结果。印欧语系的语言中，不同来历的底层的表现也是显而易见的。赫梯语

^① 特鲁别茨科伊《关于印欧语言问题的设想》，邹一帆译，石锋、张洪明主编《语言学译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

的古文献发现之后,人们认识到不能设想早期的印欧语是有八个格的语言,赫梯语仅仅是早期印欧语的一种古语。

权威方言或交际语传播的过程中,精通自己原来的方言,和熟悉交际语的双语人起到关键的作用,他们往往在一定的圈子里讲以自己原来的方言或母语为基础的交际语。清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国语,即今天的“普通话”,就是这样在官场和知识界形成的。如今在北京除了本地话,还流行着带儿化韵和不带儿化韵的两种普通话。在不列颠,经历了三个世纪法兰西人殖民的时代,英语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现代英语的书面语,词汇和语法来自乔叟时代的平民英语,与古英语的书面语差异很大。

早期语言的传播并分化为亲属语的过程中,应该还有这样的两种情况:

- A. 亲属语来自双语人的交际语,由于不同底层的存在,结构上有差异;
- B. 交际语不完全的学习和不完全的交际语(洋泾浜语)的传播使得基本结构来历不同的语言看起来像亲属语。

词源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暂时不管语言发生学关系研究中的结论,优先考虑词根的对应及其传播的途径。相隔遥远并有一系列语词对应的语言,大多应是早期居民的迁徙留下的。

以传统历史语言学的假设为基础的语言发生学关系的分类,可解释最近数千年以来A类情况传播的语言的历史。实际上由于许多基本词的来历比起传统历史语言学对这些认同的语言历史要悠久得多,尽管它们往往借来借去,数万年以来就是如此。一个词从一种语言开始使用就有隐藏的语音、形态和语义的特征,词源的比较可以发现语词在不同语言中的历史,以及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传播的情况。那些过去在分类上排除在外的语言以及以往认为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的历史关系可以从一些词(不是个别词)的传播历史中得到认识。

自19世纪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关注不同地区语言之间的相似关系,这一类研究无论是否合理,基本上为后来以历史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语言分类所淹没。另一种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格林伯格(Joseph Harold Greenberg)提出“欧亚语系”(Eurasian languages),并为后来的一些学者所赞同。我们综合各方面材料,认为“欧亚语系”是不存在的。数万年以来欧亚两地的语言有过数次来回迁徙,欧洲的语言一方面与非洲早期的语言有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又与亚洲的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亚洲、欧洲和非洲语言今天的面貌，还不是一种古老的原始语的分化可以解释的。

不同语系共同分布的基本词的词根，如果不是个别的，就可以排除没有词源关系的碰巧的对应。无论在历史上这一类词的词根是如何扩散的，分布越广，越能说明其历史的悠久。结合早期文献可以进一步讨论它们的词源关系。

我们的基础工作是按照概念相关的情况汇集阿尔泰、南岛、汉藏和南亚诸语系语言基本词词根跨语系分布的情况。如近指代词“这”、形容词“圆的”“小”等的说法可分别归为跨越语系分布的三个或四个组。比较表明，东亚太平洋语言 50 个语义组的每一基本语义项的词组中总有与印欧语对应的说法。亚欧两地语言词汇的这些对应关系可以说明两地的语言在历史上有过多次重要的交流。

在讨论东亚太平洋人群的历史和语言比较方法的基础上，以下本书分 50 篇讨论东亚语言和印欧语基本词的词根词源关系，所涉及的东亚太平洋语言的传统谱系归类已在附录中说明。本书的比较工作还涉及高加索语系的格鲁吉亚语，芬兰-乌戈尔语系的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匈牙利语，爱斯基摩语和美洲的印第安语的一些基本词。涉及的印第安语有：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巴齐语（Apache），明尼苏达州达科他语（Dakota）、苏语（Sioux），俄克拉荷马州车罗科语（Cherokee），墨西哥那瓦特尔语（Nahuatl）和玛雅语。我们以这些语言为参照，对于末次冰期前后东亚语言的扩散或有一定的认识。

本书下文各篇中为了便于比较和解释，构拟诸语早一时期词的读音。如汉语西周至战国时复辅音未简化，构拟的解释参见笔者《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的有关章节。南岛语的语音对应和演变的解释参见笔者《南岛语分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 年）的有关章节。有关印欧语的构拟可参照传统的研究，不同之处有简单说明。

壹 东亚人和东亚的语言

一 早期东亚的文化及其语言

1. 早期东亚的文明

七万三千多年前苏门答腊的多巴火山爆发，亚洲南部的人类濒于灭绝。根据亚洲、澳大利亚人群 Y 基因的分类和分布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巴布亚人和一些达罗毗荼人 6 万年前来自非洲。

四五万年前（或更早）的广西柳江人兼有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体质特征。山顶洞人显示的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颧骨大而向前突出，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颌门齿呈铲形等。这一时期，北方蒙古利亚体质特征的人群扩散和南方种群融合。

距今三万年至一万年时东亚有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华北、华南和东南地区。华北细石器文化与藏北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具有一致性，华南和藏南的旧石器和细石器具有一致性，东南地区为粗大石器文化。^①

考古界所谓的“河套人”，是指具有某些蒙古利亚人种特征的末次冰期前距今约三四万年的人类化石，发现于陕西、内蒙古交界的萨拉乌苏（英文 Sjara-osso-gol，来自蒙古语，义为“黄-水-河”）。河套文化又称萨拉乌苏文化，为早期的细石器文化。著名的山西沁水下川文化距今 2.4 至 1.6 万年。其晚期以种类繁多的细石器为主，也有沿袭早期的粗大石器，为采猎经济。北亚、东北亚（包括日本、朝鲜）和北美的一些与之基本相同的

^① 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5 年第 5 期。

细石器文化，出现的时代较晚。前仰韶文化中保留的细石器文化因素中有与之相似的一面。^①

东亚大陆的北方有中亚和西伯利亚两条人群迁徙的主要通道，欧洲文化进入东亚有四个时期：末次冰期前、末次冰期期间、冰期后和青铜时期。

尼安德特人曾与早期进入欧洲的现代人并存，尼安德特人三万多年前灭绝。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形成高加索人种。三万四千年至二万六千年前占有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亚洲西南部的细石器文化称为奥瑞纳文化。

末次冰期前，不同于河套文化的是宁夏灵武著名的水洞沟文化，该文化距今三万多年（或说两万年）前，类似于欧洲莫斯特、奥瑞纳一类文化，当为西来。今天我们仍然可观察到，受高加索人种体质的影响，东亚西部的蒙古利亚人与东部沿海北上的蒙古利亚人有一定的不同，西部的人头型较长，眼窝较深，东部的头型较短，眼窝较浅。东南沿海的居民，个头较矮，头型较短，眼窝较深，鼻梁较低。

末次冰期期间，来自欧洲乌拉尔地区的居民经中西伯利亚到达东西伯利亚。裴文中先生认为：“在西伯利亚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遗物，与欧洲奥瑞纳文化者及马格德文化者，均相似。”“分布于亚洲之北部及欧洲之中北部，成为一独立之系统。时间前进，此系统之文化更向中国境内移动。”^②

在此期间又有北亚人群的东迁。印第安人的语言差异甚大，从东北亚一带迁入的可能有主要的三批：一是以东北亚蒙古利亚人种为主的早期移民，二是与乌拉尔人混合以后稍晚的北亚人，三是末次冰期之后从阿留申群岛进入北美的移民。爱斯基摩语与今阿尔泰语、阿伊努语的词源关系，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岩刻，可以说明有第三批移民的存在。

部分阿尔泰语、南岛语、藏缅语、印第安语、梵语等印欧语，都把“太阳”叫作“白天的眼睛”，“月亮”叫作“夜里的眼睛”或“夜里的太阳”，或用“夜”代指“月亮”，“天”代指“云”，构词成分不同，构词理念相同。这说明早在印第安人东迁之前，东亚地区有一类广为分布的文化，当来自末次冰期

① 石兴邦《下川文化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

期间以及更早一些的某一地区人群观念的传播。

东亚的西南地区与南亚相连,据遗传基因特征的比较研究,大约在一万九千年时有一支不同于东亚蒙古利亚人种的人群从南亚进入东亚,他们的特征基因出现在如今使用南亚语系语言、苗瑶语和藏缅语的人群中,甚至还出现在日本。^①

印第安语与阿尔泰语群的语言关系比较密切。加拿大北部的爱斯基摩语,是较晚才从北亚迁过去,与阿伊努语一样,跟阿尔泰语群的语言基本词有较多的对应。日本和库页岛的鄂罗克语只有少数基本词与满通古斯语对应,较多阿尔泰语和南岛语的特点,应来自早期的北亚语。

2. 末次冰期结束后的东亚

距今一万三千至一万二千年时地球气候才有转暖的趋势。从一万二千至一万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明显好转。^②末次冰期的末期,早期的农业可能已产生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随着气候的转暖,农业文明向各处传播。可以观察到的是八九千年前淮河流域的舞阳贾湖文化中出现稻谷的种植,延续至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复原的贾湖人的样子与今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相貌较相似。^③八千年前的辽河西部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已经较多农业的因素,延续至五千多年前为红山文化。农业的出现和定居使得语言的分布趋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此后东亚才有亲属语连绵分布的“语系”。

早期的农业文明的传播的一条主要路线可能是从中亚到中东,再到欧洲。稍晚是中东和西亚文明对东亚的影响。考古方面的证据说明,新石器早期的栽培水稻大约在一万多年前起源于华南地区,淮河流域八九千年前出现栽培的稻和粟(小米)。栽培水稻约一萬年前传至今印度,可能有不同的传播路线。印欧人的农业大约八千年前已在两河流域和中东地区出现,五千多年前到英伦诸岛。^④

① 王传超、李辉《从Y染色体解释东亚人群的历史》, *Investigative Genetics*, 2013, 4 (1): 11。

② 杨怀仁、陈西庆《中国末次冰期的古气候》、《中国晚第四纪古环境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论文,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五集),地质出版社,1988年。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 道格拉斯·普赖斯《欧洲的中石器》,潘艳、陈淳译,《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农业的发生造成了几处东亚的语言向周围扩散,即使是那些处于边缘地区仍保留渔猎和采集习俗的氏族和部落,他们的语言也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后来迁徙到巴布亚、西伯利亚和南亚地区的语言仍保留着一些较为古老的特征。

欧亚两地的语言经历了末次冰期的迁徙,词源对应关系成大致相连的三段:从北欧、乌拉尔地区、蒙古到东西伯利亚和日本列岛,从黑龙江流域、朝鲜到台湾岛,从台湾岛、马来半岛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相邻地区语言的对应词较多。

印欧语、阿尔泰语和芬兰-乌戈尔语的词源对应关系是早期底层语言有密切关系的表现。到了新石器早期,印欧人主要的一支部落交际语出自末次冰期结束后的中亚,芬兰-乌戈尔语出自东北亚,阿尔泰语的主要支系分布在北亚。直到最近的五六千年,亚、欧和南北美洲形成传统历史语言学所说的“语系”。

3. 社会形态和语言的传播

旧石器时代的数万年中不同种群的人适应着一定地理环境,相对稳定地分布于各自的区域,是以渔猎、采集为生的氏族社会组织。社会要避免近亲通婚只能与其他群体结合,这一情况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东亚古代的氏族和部落的社会中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群通婚,应是最普通的情况。数万年的氏族社会时期,不同语言的氏族家庭数代人的通婚应是部落形成以前语言相互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

末次冰期之后有了农业,人口增加较快,出现部落的组织。大约一万多年前北亚的居民进入北美洲,不久就穿越中美洲的地峡,到达南美。至今亚马孙雨林中还有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和长着亚洲人面孔的印第安人。

有了农业之后人们才走向定居,语言的分布才趋于稳定。如今东亚依赖于农业的南部地区往往十里不同音,较大的区域内又分布着相近的方言。

黄河流域大约在五千多年前开始不同氏族结合成部落,出现父系社会。部落是氏族的结合,古希腊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都是如此。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地域和自己的方言,于是出现语言或方言和地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通常不超过二千人,部落中如果出现不同方言,

是部落兼并的结果，而且相近方言的部落总是相邻的。^①后来的部落联盟必定以某一语言为交际的基础。^②古代的部落交际语应是不同部落之间交流的主要语言，并可能成为一些人群的母语，原有语言的底层得以保留。这正是阿尔泰、南岛、南亚和汉藏诸语系、诸语族语言大多保留自己的一些早期特征的原因。

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距今四千多年时出现城邦，辽河上游地区有四千年前大规模的聚居区，此时当为邦国和部落联盟时代。

部落联盟时代部落之间通语或交际语是必不可少的。有的部落之间原本是不同的方言，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形成的通语中难免带来各种方言词。如果部落之间的语言原本是不易相通的，可能以某一种部落语为基础形成一种通语。不同的语言的居民在使用部落交际语或地区共同语后改变了这些交际语，使之成为不同风格的地区性“普通话”。

早期的交际语在不同地区被改造，以缓慢的或跳跃式的形式向外传播。在中东和欧洲，宗教语言的传播和相隔形成不同的亲属语。如现行拉丁语族的语言来自通俗拉丁语，斯拉夫语与古教堂斯拉夫语关系密切。

交际语对土语的改造使它们成为相近的方言或亲属语，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巴布亚莫图语方言之间的差别中认识到，也可以从一百多年前的欧洲方言地理学派的调查材料中认识到。经历了多次的语言转用之后，古代语言的底层仍可以保留今天的语言中。数千年来改变语言地图的是部落交际语或城乡交际语。最近的例子就是现代汉语普通话。

清初八旗入京，最靠近城市中心的是满洲八旗，然后是蒙古八旗，最外层为汉军八旗。汉人、回民不能居城内只能住在外城。当时内城可能通行东北话，外城以明代的北京官话为通语，做官的汉人讲的也是明代的官话。后来汉军八旗子弟学习城外通语，城外百姓模仿八旗子弟口音，满人官员学习汉人官员的官话，汉人官员也模仿满人官员的汉语，于是从清代开始北京本地话带有满人汉语的特点，北京官话带有河北话的特点。至今北京话声韵调的结构与河北话相近，但四个声调的读法与东北官话接近，不同于河北话，现代汉语书面语文读和白读分别对应于中原的官话、南京话和河北话，是明、清两代外地知识分子京都口音的延续。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2页、107页。

② 同上，第122页。

“语系”的划分以传统历史语言学理论的假设为基础,事实上不同的“亲属语”不一定来自某一原始语。如今我们仍沿用传统分类,是为了学术交流的方便。历史上交际语不完全的学习或不完全的交际语(古代的洋泾浜语)的传播都会使得基本结构来历不同的语言看起来像亲属语。

词源的研究和语言历史关系的解释是相辅相成的。在词源研究阶段可以暂时把传统历史语言学有关语言归属和语系划分的争论搁置起来,优先考虑词的对应及其传播的途径。

二 东亚语言词源分布的特点

亚洲、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词根的词源主要有 *ni (*ne、*no、*na), *g^wa (*go、*gu、*ku、*ŋa) 和 *mi (*bi、*me) 等三类(参见下文关于人称代词的讨论),包括第二人称在内的其他基本词与之有较为一致的分布。以第一人称为代表的基本词跨大陆、跨语系的对应说明词源和语源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地区,今天诸语基本词的复杂构成无疑跟早期的人类迁徙和语言的接触有密切关系。

东亚太平洋语言表示以下几个意义的说法的词源关系或说明它们应是早期东亚几种语言的传播的结果,现分布于后来的不同“语系”中。东亚的语言中后来才有的词,可能是创新或是较晚时来自南亚、西亚和西北亚的词,它们没有机会参加东亚词汇混合,分布于较小的范围。

1. 东亚语言的词源关系举例

以下几个意义的词源关系可以说明它们应是早期东亚几种语言的传播的结果,其词源分布于后来的不同“语系”中。

(1) 近指示代词

东亚太平洋诸语中近指示代词的对应较为集中,分布较广的说法主要可区分为 A、B、C、D、E 和 F 六组。

A 组

蒙古语 *ən*, 达斡尔语 *ənə*, 清代蒙古文 *ene* < *ʔene。保安语 *inə* < *ʔini。

邹语 eni, 印尼语 ini < *ʔini。赛德克语 hini < *qini。

查莫罗语 ine, 汤加语 eni < *ʔine / *ʔeni。

莫图语 inai < *ʔina-ʔi。泰雅语 qanij < *ʔani-ʔi。

马绍尔语 eneo < *ʔene-ʔo, enin < *ʔenin (我们之间的), in < *ʔin (我们这边的)。

桑塔利语 ine < *ʔina, ini < *ʔini。

卑南语 idini < *ʔidi-ni。

爱斯基摩语 ûna < *ʔuna。

鄂罗克语 sina < *si-na (或 si)。

格曼僜语 an < *ʔan, 汉语 *ʔan (焉), ^①可能来自 *ʔani, 如同蒙古语。

苗语养蒿话 noŋ³, 大南山话 na³, 枫香话 naŋ³, 勉语大坪话 na³ < *ʔnaʔ。

B 组

福建长汀的 ni⁴²。侗语、水语 naɪ⁶ < *ni。

占语 ni < *ni。夏威夷语 nei < *ne-ʔi。壮语龙州话 nai³, 畲语 ni³ < *ʔniʔ。

布朗语甘塘话 ni³¹, 克木语 ɲiʔ < *ni / *sniʔ。

蒙达语 ne < *ne。蒙达语 ini < *ʔini。(这个)

桑塔利语 nie < *ni-ʔa, noa < *no-ʔa。

C 组

藏文 fidi, 藏语夏河话 ndə < *m-di。普米语兰坪话 di¹³ < *di。

卑南语 idini < *ʔidi-ni。

白语大理话 tu³¹ < *s-du, 他杭语 tʃu < *tu, 排湾语 itsu < *ʔitu。

景颇语 n³³taɪ³³ < *n-li。

汉语 *sliʔ (是) < *s-liʔ。(与藏语 *di 等有词源关系)

D 组

满文 eke, 清代蒙古文 eke < *ʔeke。

日语 kono < *ko-no, kore < *ko-re。

① “焉”为指示词见于《诗经·小雅》的《白驹》《菀柳》等篇。